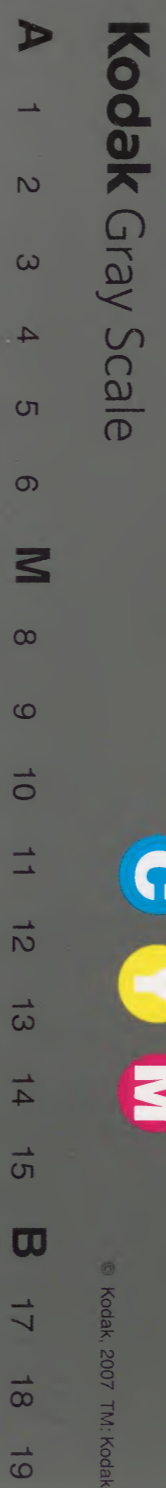


後漢書

| | | |
|------|-----|----|
| 内閣文庫 | | |
| 函 | 冊 | 類 |
| 三二 | 二四〇 | 漢書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函 | 冊 | 類 |
| 三二 | 二四〇 | 漢書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2130 |
| 冊數 | 240 (41) | |
| 函號 | 282 | |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吳蓋陳淑列傳第八

范曄後漢書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呂賓客犯

法乃亡命至漁陽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資用乏呂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

至皆交結豪桀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續漢書曰雒陽人韓鴻為謁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

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

為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

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

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寵曰為然而官

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呂譎眾未知所

出譎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續漢書曰

時道路多飢人來求食者問曰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

以儒生漢召故先為具食

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齋曰
詣寵令具曰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

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續漢書曰攻劉誅王郎大將趙闕等及光武於

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士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賜號建策

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曰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

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

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鷲有智謀廣雅曰鷲執也凡鳥之勇銳獸

之猛悍者皆名鷲也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

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肯應調調發也漢乃將二十騎先

馳至無終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為國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曾曰漢無備出迎於路漢

即攜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弭猶服也

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

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諸將人人多

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屬猶近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

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

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

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

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

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

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

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

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

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僥猶求也中

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亾危亾之至在人所由不可

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

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

待滅亾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

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

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

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續漢書曰時彭已在城中將躬請傳舍出曰漢漢至躬在彭前伏

漢曰何故與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

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

難光武北擊羣賊續漢書曰從擊銅馬重連高胡皆破之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

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

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

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

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至昌

亭與虜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齎書定封漢爲廣平侯食廣平斥

漳曲周廣年凡四縣四縣皆屬廣平郡而平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西北廣年在今永年縣東北斥漳在今洛州洛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洛州曲州縣西南廣

年避煬帝諱故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

屯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鄴穰新野諸城

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聚也又與偏將

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

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

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

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

不利憶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

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

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非有仗節死

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

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前書鄧通為黃頭郎音義曰士勝水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

也及烏桓突騎二千餘人齊鼓而進續漢書曰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比有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

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竝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

畱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益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

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前將軍士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

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竝

作長垣按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為名時鬲賊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鬲縣

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疆宗豪右也鬲音革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

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

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冬漢

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

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

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眾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無鹽縣名屬東

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朐縣名解見光

武紀斬憲事以見劉永傳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囂畔夏復遣

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

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亾則沮敗眾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

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亾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

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

長驅入江關漢畱夷陵裝露橈船橈短檝也音人遙反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

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

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漁涪津大破之續漢書曰犍為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

漁涪津廣
數百步

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

其眾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

成都市橋

橋名也解見
公孫述傳

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

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

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

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向

東觀記
續漢書

尚字並
作禹

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

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

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緩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

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眾十許萬分

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

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

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

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

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

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

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

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采心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

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

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

略備
過也

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

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

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

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且日城降斬述首傳

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城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宕渠胸臆二縣名皆屬巴郡胸音劬臆音忍宕渠山各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

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隱風重之

貌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

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斬

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東觀

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也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

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東觀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為謚詔特賜諡曰忠侯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漢置南北軍五校尉解見順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北軍五校尉輕車介士載光尸以輜輶車黃屋左纛重陳至茂陵不以南軍者重之也子哀侯

成嗣為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為三國成子曰為灑陽侯灑陽縣名屬汝

南郡在灑水之陽因以為名其地今灑州吳房縣也音劬以奉漢嗣且弟盱盱音火為筑陽侯成弟國為新

蔡侯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名屬汝南郡蔡平侯自蔡社此故加新字今灑州縣也筑音逐且卒無子國

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為平春侯平春縣名屬江夏郡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

漢兄尉為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為安陽侯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國也故城在今豫州新息

南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翕為褒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

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為偏將軍封建信侯建信縣名屬千

乘國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差疆人意是倚之也遂見親信是愛之也

諒由質簡而疆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論語文剛毅謂強而能斷木樸慈貌訥忍於言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

則成仁矣斯豈漢之方乎方此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

見信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測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勃是見信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

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誠未協仁義不足相

依則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要陽縣名屬遼東郡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

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祿州從事所在職辦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祿屬續漢志曰建武

十八年立刺史十三人入土一州皆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並為之故言歷也漁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為幽州從事彭寵為太守召

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續漢書曰并與孤奴今王良同勸寵

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

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酸棗封丘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汴州縣也

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

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續漢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

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

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走出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延追擊大破之永棄

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東觀記曰魯郡太守梁丘壽也而彭

城扶陽杼秋蕭皆降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行食汝反又破永沛郡太守斬

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修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二萬餘人佼彊姓名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也救永共

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城走湖

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晉夫祝宰樂人楚

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即高祖為亭長之所也齊夫主知廟事東觀記曰時蓋延因齋戒祠高祖廟三年睢陽復

反城迎劉永反音翻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

擊盡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

周建於蘄蘄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蘄首機進與董憲戰留卜皆破之雷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因

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復追敗周建蘇

茂於彭城茂建亾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前書有音赫音肥今有此姓音音奔憲聞

之自郟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

蘭陵必自解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延等曰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

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

因往攻郟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郟者巨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

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郟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

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汗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

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

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泗水破舟檝壞津梁僅而得免東觀記續漢書皆云

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帝自將而東徵延與

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

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竝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

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

皆定街泉略陽清水二縣皆屬天水郡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歙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

為左馮翊將軍如故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

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

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為廬亭侯東觀記作廬亭恢卒子遂

嗣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也少為郡吏更始立

以宗室劉嘉為太常將軍俊為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

武以為安集掾東觀記曰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為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為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清

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華嶠書曰拜為彊弩偏將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與五枝戰於安次

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

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枝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

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

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

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

武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俊為列侯建武二年春

攻匡賊下四縣匡城即匡城縣城也東觀記作匡城匡城古匡邑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國引

擊頓丘降三城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丘縣北陰安城是也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為

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有金門白

馬水蓋賊起於二水因以為名

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陽縣名屬秦山郡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是時

太山豪桀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

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

贏下贏縣名屬大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私封爵人之印綬稍

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

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為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

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贛榆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貢進破胸賊孫

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

青徐華嶠書曰賜俊印綬書曰將軍元勳也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

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
 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虞國家曰為重憂且勉鎮撫
 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原郡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
 子浮嗣徙封靳春侯靳春今鄆州縣也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封靳春侯靳音祈
 諸卒子篤嗣

臧宮字君翁潁川頰人也潁縣名今汝州潁城縣也少為縣亭長游徼

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其盜盜也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

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

從破羣賊數陷陳郤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

成安侯成安縣名屬潁川郡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

顏華嶠書韋字作韓於沮陽酈悉降之二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

皆下之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帝使大山大華嶠書曰使張明也持節拜宮為輔威

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期思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

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為名是時公孫述將

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

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

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

門限斷相告曰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曰勞軍營宮陳兵大

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醢首所宜也說文曰下酒也詩注曰以筐曰醢也越人由是遂安宮與

岑彭等破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柿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

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沅水出廣漢解

見光武紀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

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反音翻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

百匹宮矯制取曰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

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
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眾

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華嶠書曰上賜書勞官賜吏士絳繅六千匹自是乘勝追北降者已十

萬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

眾降進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繁縣各屬蜀郡繁江各因以為縣名

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

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

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張載注蜀都賦云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至吳漢營飲酒

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

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

之進軍咸門咸門成都北面東頭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新定拜宮為廣

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鄴侯十五年徵還京師曰列侯奉朝請

定封朗陵侯朗陵縣各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

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作緄劫吏人自稱將

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為

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

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

然之即勅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

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武谿水名在今辰州府谿縣宮以謹信質樸

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

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

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

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抵解也虜今人更疫死旱蝗赤地赤地言在

地之物皆盡說苑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

再來時或易失左傳曰大福不再蒯通曰時者難遇而易失也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

將臨塞厚縣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謂張掖酒

金城也泉武城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

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

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即張良於下邳圯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

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

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

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

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

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顓臾魯國之國魯

之邑今不恐為子孫之憂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且北狄尚

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曰者異辭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

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

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

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為

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

璽紆紱跨陵州縣璽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

以殊貴賤也自五霸遞興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

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也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

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謂誅隗囂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

兵之日幾會也翫習也先志者乘勝之志也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

之北矣

屈原曰撫長劍而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劍鳴手中說文曰抵側擊也

光武審黃石存包桑

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亾其亾繫于包

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自危懼乃是繫于包桑也包本也繫于桑本言其固也

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祠幣以禮

匈奴之使

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詣關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

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是卑詞幣禮也

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

忍傷黥王之陳乎

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

音丁

贊曰吳公鷲疆寔為龍驤

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鷲而愛士白起視瞻不轉者執志

電掃羣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

揚詩曰良士休休又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西川毛鳳麟

後漢書十八

耿弇列傳第九

弟夔國弟子夔

後漢書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

也其先武帝時曰吏二千石自鉅鹿徙

焉

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也父況字俠游曰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

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

經曰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

見為坐齋於人間也後為朔調連率

王莽改上谷郡曰朔調守曰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

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

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

因以狡獵簡其材力也

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

今况自曰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詣更

始因齎貢獻曰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

兵部鄼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興成帝正統捨此不

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興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

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

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曰

麟烏合之眾麟標也音力丹反如摧

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

也倉包不從遂亾降王郎

奔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

雷署門下吏奔因說護軍

朱祐求歸發兵巨定郡鄆光武笑曰小

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

見加恩慰續漢書曰奔還檄與况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宜自來况得檄立發至昌平

見上奔因從光武北至薊聞

郡鄆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

議奔曰今兵從南來不可

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南陽宛人也

谷太守即奔父也發此兩

郡控弦萬騎郡鄆不足慮也光武官屬

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

余何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

奔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

薊中亂續漢書曰奔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西門頗遲絕輜重城中相掠奔既與上相失

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用也光武遂南馳官

屬各分散奔走昌平就况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

在縣東也因說况使寇恂東約彭

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奔與景

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巨下

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

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

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眾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奔等說曰

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巨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

加況大將軍與義侯得自置偏裨奔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

郡太守趙永而况勸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

還而代令張曩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巨為援助光武巨奔

弟舒為復胡將軍使擊曩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

北寇上谷况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

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

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竝北之部時

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溫明

殿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洛州邯鄲縣內

入造牀下請問因

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

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

更始傳曰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

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

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

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

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

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數十百萬聖

公不能辨也

辨猶成也音蒲竟反

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

北北據天府之地

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

曰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

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

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亾者多矣願歸幽州益發精兵曰集其大計

光武大悅

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奔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矣曰大王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戮卿耳

乃拜奔為大將

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奔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誅

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

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奔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

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

數日乃振

壁謂築壘也

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

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

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

平谷解見光武紀

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

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

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限首銀

至浚靡而還

浚靡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

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

光武即位拜奔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

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

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弼率其眾曰

從岑奔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

餘人得印綬二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奔從幸春陵因見
 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
 平獲索東攻張步巨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奔進攻漁
 陽奔曰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
 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
 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况聞奔
 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况為喻麋侯喻麋縣名屬右扶風
 故城在今隴州汧陽縣東南喻音喻乃命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
 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望都縣名屬中山國堯母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縣
 州易縣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良鄉縣名屬涿郡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陽鄉縣名屬涿郡
 萬分為兩道巨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舒襲破其

眾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况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

嘉况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袁宏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况曰惟况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

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奔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大

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奔進討張步奔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

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巨

度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

歷下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荏縣東北別於太山鍾城列營

數十巨待奔奔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

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人去

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丁齊州全節縣東南也奔進兵先脅巨里使多

伐樹木揚言巨填塞阬壑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奔欲攻巨里謀來

救之奔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

城陰緩生口令得亾歸歸者曰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

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諸將曰吾所曰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

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山脊曰岡阪者曰阪

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巨示巨里城中城中兇

懼兇恐懼聲首呼之男反費敢悉眾忘歸張步弁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

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

安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諸郡太守各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弁進

軍書中書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潛水因名焉居二城之間弁視西安城小而堅

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

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弁勅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蓐中食也會

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巨為宜速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

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

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亾去所謂擊一而得二

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

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

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

藍聞之大懼遂將其眾亾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

步至乃取之巨激怒步步聞大笑曰巨尤來大彤十餘萬眾吾皆

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弁况之長子故呼為大耿又皆疲勞足可摧乎乃

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號二十萬至臨淄大

城東將攻弁袁崧書曰弁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在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

步首可獲上是其計也弁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弁恐挫其鋒令步不

敢進故示弱巨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伏琛齊地記曰小城內有漢景王祠步氣

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

記作
環臺
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巨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

中身股曰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弁明且復勒兵出是時

帝在魯聞弁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

且閉營休士曰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曰待百

官反欲曰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

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曰待之

伏兵如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

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

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弟謂弁曰昔韓信破

歷下曰開基前書曰齊屯田於歷下以備韓信擊破之今將軍攻祝阿曰發迹此皆齊之西界

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前書曰齊食其說齊三田廣廣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韓信聞齊已降欲止蒯通說信令擊之食其音異

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

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前書曰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死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酈商曰橫即至

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大司徒伏湛即隆之族之

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弁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龍取張豐平張步等

當曰為落落難合落落猶疏闊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復追步步奔平壽

於軍門鑽也示必死弁傳步詣行在

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弁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

今步兵各巨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

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視阿餘黨也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

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漆縣名屬西扶風故城在今平縣也漆水在西八年從上隴明年與

中郎將來歛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弁凡所平郡四十

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曰國弟

廣舉竝為中郎將弁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曰為榮

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

落落猶疏闊也

鑽也示必死

謂弁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龍取張豐平張步等

漆縣名屬西扶風故城在今平縣也漆水在西

視阿餘黨也

及況卒諡烈侯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封戶邑上大將軍印綬

罷上音時呂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

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忠嗣忠曰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

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

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喻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

喜卒子顯嗣為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為河

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決錄注云援字伯緒官至河東太守也牟平侯舒卒

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為清河孝王妃

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后曰妃為甘園大貴人帝曰寶元

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

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

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林慮侯林慮即上隆慮也至此避魯帝諱改焉位至侍中安帝

崩閭太后曰寶等阿附嬖倖共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

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決錄注曰寶字君達大貴人數為耿氏請陽嘉三

年順帝遂詔封寶子箕牟平侯為侍中曰恒為陽亭侯承為羽林

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

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

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

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名雖霸王實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人王王舉而東三秦可傳傲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廟勝謂謀兵於廟而勝敵

弁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弁自剋拔全齊而

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言豈不思重立大功乎將時之度數不足曰相容乎三

世為將道家所忌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子擊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擊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必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而耿

氏累葉曰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曰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

東觀記慮作憲

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為黃門侍郎應對左右

帝曰為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

次當嗣上疏曰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

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為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

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莫鞬日逐王比自立

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曰為天

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曰為宜如孝

宣故事受之

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塞

明朝帝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殊禮位在諸侯上

齊謁稱臣而不名令東扞鮮卑北

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

晏晚也有警急則開門晚也

萬世

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

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又上言宜

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曰防逃亾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

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一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

之略曰父任為郎數上言兵事常曰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

在匈奴曰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

召詣省闈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

會議常引秉上殿訪曰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

年曰騎都尉秦彭為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

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

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延相去五百餘里固曰

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曰為并力

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

北入眾軍不得已遂進竝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

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
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上明帝姊也爵

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

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

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

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漢記曰脫帽趨抱馬號也秉將巨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

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即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

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置戍已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

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為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

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為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

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食

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

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永元二年

代桓虞為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曰朱棺玉衣將作大

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諡曰桓侯匈奴聞秉卒

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黎即務字古通用也務割也音力私反長子冲嗣及竇憲敗曰秉

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

敬異之稍遷少府紀曰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不

不或作平丞相司直韋況晁畢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

坐紀罹禍滅者眾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

轉車騎都尉三年憲復出河西曰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

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

級單于與數騎脫亾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

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栗邑侯

栗邑縣名在今同州

左馮翊故城水縣西北

會北單

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

海上遣使款塞曰夔為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賢憲敗夔亦免官

奪爵土後復為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

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

及諸郡兵屯雁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為先鋒而遣

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入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莫鞬

日逐王二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

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

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巨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

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戩音元

初元年坐徵下獄巨滅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

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

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

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

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

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為司馬與奉軍都尉竇固及從

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乃曰恭為戊巳

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

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延州蒲昌縣城是也

謁者關寵為巳校尉屯

前王柳中城

柳中即今西州縣

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

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

武帝元封

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孫昆莫刺乘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恭後宣帝賜以博具也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

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

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

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巨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曰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笮謂壓也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為號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曰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日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水之虜出不意巨為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

私曰虜情告恭又給曰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亾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曰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曰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曰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二部謂關寵及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曰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

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

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遠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斬首

王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

走車師復降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皆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

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

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

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巨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

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

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

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唯唯

餘十王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已下洗沐易衣

冠上疏曰耿恭臣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

踰年心力因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

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

宜蒙顯爵巨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

於是拜為騎都尉巨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營司馬

軍吏范羌為共丞共今衛州共城縣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

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按東觀記馬嚴齋牛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明年遷長水校

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

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

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畱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

四萬餘頭勒姐如音紫又子也反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

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

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

軍防屯軍漢陽曰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忿恭薦寶固奪其權及防還監營謁

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

於家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溥首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護園陵元初二

年擊畔羌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畢竝為郎畢字季遇

順帝初為烏桓校尉遇或作過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畢率烏桓及

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

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

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

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蘇武帝時使匈奴匈奴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羶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

覺弟之無從差哉義重於生曰至是乎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也

曹子抗質於何曹子抗曹大夫曹劇也一曰曹沫史記曰齊桓公與魯會於柯而盟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還魯之侵地而與之盟相如申威於河表相如解見寇恂傳也蓋曰決一旦之負異乎

百死之地也曰為一漢當疏高爵宥十世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

蛇之章曰為歎息史記曰晉文公返國嘗從人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縣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問趙殿醜酒齊

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是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也

秉洽胡情變單虜迹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於家子海為京兆虎牙都尉
年擊呼元於下矣城...

順美命世計藝單真必兼謝前宗林泉乘苑

張武治卒矣亦到育如國圖人策令北凶外

贊曰秋和蘇左誦畫湖共并郊燕卒來其美

贊之章曰為煖息蕭洛上天正池為神龍口代天四神各人其十一批讚感蘇不景也

百天之外惠百為一其富氣高禮音十廿

而藉吾恩不返誠美亦其美平只也請願

後漢書二十

銚期王霸祭遵傳第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銚期字次況潁川郊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

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

召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

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

馬奮戟曠目大呼左右曰趣周禮隸僕掌蹕宮中之事鄭眾曰止眾皆披靡披普

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巨期為裨將與傅寬呂晏

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巨期為能獨拜偏將軍援兵二

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

攻拔樂陽豪肥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豪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縣故肥子從

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兒音五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

後漢書二十

被創中額攝幘復戰攝猶正也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

聞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

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巨順

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趨邪唯天子得稱警

時銅馬數十萬眾入清陽博平博平縣名屬東郡在今博州縣也期與諸將迎擊之

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

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于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

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力苦戰也遂破走之光武即位封安

成侯安成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

率反鄴城帝曰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

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

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

陸謀欲反音翻城迎檀鄉或曰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

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

與老母往就陸也必以在城中為吏不如為賊之樂即任將母往就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

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曰謝期期嗟嘆曰禮葬之而還熊

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巨期為太中大夫

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

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

出前書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日期門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

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十年卒東觀記日期疾病使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

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帝親臨祔歛贈巨衛尉安成侯印

綬諡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為建平侯建平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

後亳州鄆縣西北一名馬頭城

後

徙封丹葛陵侯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銅陽縣也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

嗣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東觀記曰祖父為郡決曹掾父為郡決曹掾漢

儀決曹主罪法事霸亦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

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

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

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過潁陽

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

光武為大司馬霸為功曹令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

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畱努力疾風知

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邸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

將巨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曰獻獻手相笑也獻音七支反獻音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霸

慚懼而退慚亦慙也音遽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

恐及至虜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

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度官屬

皆喜光武笑曰侯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

度堅護度也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

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已加此今文尚書曰武

王度照津白魚躍入王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巨濟事殆天瑞也巨為軍正爵關

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

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巨歛之

傷者躬親巨養之光武即位巨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為偏將軍

并將臧宮傅俊兵而巨宮俊為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富波縣名

屬汝南郡在今豫州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

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巨微一切之勝微要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

切猶權時也

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曰賊降

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為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谷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壘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拘猶限也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為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與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峙不尅崞及繁峙皆縣各屬鴈門郡並今代州縣也有崞山焉崞音郭十三年增邑戶更封向侯向縣名屬沛郡左傳曰莒人入向案今密州莒縣南又有向城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

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

為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

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

委輸可從溫水漕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薊縣北並通以運漕也臣首陸轉輸之勞

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

十年定封淮陵侯淮陵縣屬臨淮郡永平二年臣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

封軼侯軼縣名屬江夏郡軼音大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義長公主為黃門郎

度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孫祭音側界反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

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為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臣其柔也

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臣縣吏數進見光武

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見犯法遵格殺

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

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賞之賞猶赦也臣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

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為偏將軍

從平河北臣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

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

臧宮等入箕關箕關解在鄧禹傳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曰柏華聚也弩中

遵口洞出流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信遂

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城縣名屬河南郡今伊闕縣也屯結險隘為人害詔

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

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

年春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

讖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

杜衍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西南

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

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

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玄執豐降

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呂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

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

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

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

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

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向等從天水伐公孫述

廣陽城門設祖道關過諸將以遵新破漁陽合眾在前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

辭說解故解故謂解脫事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

其將帥呂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許謀

益深而蜀警倍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為前行隗囂使其

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

退下隴乃詔遵軍汧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

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

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

夜乃罷黃門署名前書曰是時名倡皆集黃門武樂執干戚以舞也良猶深也或作久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呂御蓋

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

不卻東觀記曰時遵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距難眾兵即卻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

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

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曰是重焉緣或作縑及卒愍悼

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

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東觀記曰上還幸城門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

親祠巨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先喪使太中大

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

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孔子曰尊五昔高祖大

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呂

姝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前書曰蕭何奏事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

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丹書鐵券傳於無窮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斯誠大

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已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

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已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

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

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

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已加生厚亡有已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

月卓高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貫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

其小歛大歛可謂盡禮也故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

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

西拒隴蜀先登城上即隴深取略陽眾兵既退獨守衝衝兵衝也謂安

還唯遵獨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清名聞於海

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

產兄午已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

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已家事

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論語孔子曰仁以為己任不遵為將軍取士

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修七寸

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

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

爵死有諡爵曰殊尊卑諡曰明善惡臣愚曰為宜因遵薨論叙眾

功詳案諡法曰禮成之諡法周書之為周公制焉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帝

乃下升章曰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曰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

介士軍陳送葬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甲士也東觀記曰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整兵車軍陳送葬諡曰成侯既

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

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東觀記曰上數嗟嘆帝尉銜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

不已群臣各懷慙懼也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曰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

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曰遵故拜彤為黃

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曰彤為偃師長令近遵

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

賁令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有賁音肥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

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勉勵增秩一等

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

吏人朝廷曰為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及遣諸將分屯障塞

帝曰彤為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

勇力能買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

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

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

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彤曰三虜連

和卒為邊害卒終也三虜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曰財利其

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

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實賜其

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

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
 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
 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
 體貌絕眾撫夷狄巨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
 數犯上谷為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彤乃率勵偏何
 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
 警首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
 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太僕彤在遼東幾
 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
 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
 巨為可屬巨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
 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
 得也也門人加親是非吾附邪自吾得
 則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非奔走邪自吾得也前有光後
 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邪十六年使彤巨太僕將萬
 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
 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巨為涿邪山彤到不見虜
 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
 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
 誠慙恨義不可巨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若汝也皆為
 文簿而上之身
 自詣兵屯效死前行巨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
 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
 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
 為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
 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彤
 子孫多為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條侯也

為將軍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此真將軍也穰苴齊人田穰苴也齊景公使為將軍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至賈後至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士皆振慄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獷音久承反徵人請符呂立信

胡貊數級於郊下徵人謂徵外人偏何等也符驗也為偏何請還自効至乃卧鼓

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三十年

言承化久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而一肯之故巨致感憤肯過也左傳曰不以一肯掩大德肯首所景反惜哉良

法之敝也良法猶嚴法也

贊曰期啓燕門霸水虜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遼左邊庭懷

和

銚則王霸祭遵傳第十

後漢書二十一

後漢書二十一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任光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二十一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為鄉里所愛初為鄉嗇夫郡縣

吏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漢兵至宛軍人見光

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

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

尋王邑更始至洛陽日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

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修信都令也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

掾掾事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東觀記扶柳縣廷掾詣府白光斬之於市巨

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貝不知

所向傳聞信都獨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

全獨守無援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修

故恐之

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執力虛弱欲俱入城頭
子路刁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
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
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
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
刁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
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
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
之間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廼遣光歸郡城頭子路者東
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故號
其兵為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眾至
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今萊州詡濟南太守皆

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為其將所殺眾推詡為主更始封詡助國侯

今罷兵歸本郡刁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兖界眾有

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為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

聚與諸賊會於檀鄉今兖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因號為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

起在平在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在音仕疑反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眾十餘

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

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阿陵縣名屬涿郡也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

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為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巨賑卹宗族牧養孤

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續漢志曰羽林有左右監二人各六百石左右羽林騎虎賁中郎

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巨為將作大匠

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也景帝更名為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廼置

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為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

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呂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

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

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

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特重謂守正也執議不移回邪也隱避也語在袁安傳永元四年

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西陽縣名屬山陽郡也屯

卒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字作騰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北鄉縣名屬齊郡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縣東南父為高密都尉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

郡國志高密侯自昌志皇子封每國傳相各一人中尉一忠元始中巨父任為郎署

中數十人而忠獨巨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王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郡尉曰

也屬長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

任光同奉世祖巨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巨

帶忠

東觀志曰上初至下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心解漸長襦忠更作新袍綉解支小單衣襪而士之因從攻下屬縣云苦陞苦陞縣名屬中

山國章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隨代改之今定州唐昌縣是也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

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巨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

物賜之馬色黑而青曰驪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龍

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

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巨昔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

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

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

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

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廼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

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

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

遷還復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

中水縣屬涿郡前書音義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

北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

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

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巨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

禮義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

校亦學也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

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選用

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二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

略反

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

東觀記曰病淫瘕免

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

除

東觀記曰永平二年坐純母禮殺威弟季

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尉與太守任光都尉

李忠共賊守迎世祖拜為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

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

剋而病卒於軍子普嗣徙封汝氏侯

汝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汝谷水故以汝氏為名今澤州高平縣也汝音胡消反

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

扶柳縣名在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

太后紹封修曾孫豐為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

子國除延熹二年相帝紹封修玄孫恭為門德亭侯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和成卒正

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若下曲陽以彤為卒正也

守畱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即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

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自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

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

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

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

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

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巨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古巨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上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眾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巨攻則何城不克巨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

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巨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

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

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

侯靈壽縣名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

是年免復為左曹侍中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

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十九年湯卒子某嗣

史闕名也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詔封彤孫音為平亭侯音卒子紫

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

侯綏封平臺侯重平縣名屬渤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案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臺者誤也

論曰凡言成事者巨功著易顯謀幾初者巨理隱難昭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

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適議者欲因二郡之眾建入關之

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

語曰一言可百興邦

論語魯定公謂孔子之言也

斯近之矣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

東觀記曰喜字嘉字共仲歆字

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廼開門迎世

祖巨植為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為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

巨附王郎眾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納郭

后后即揚之甥也故曰此結之廼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

封植為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為驍

騎將軍封觀津侯

侯浮陽縣名屬渤海郡在浮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喜歆從征伐皆傳國於後向徙封東武陽侯

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狀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為王莽濟平尹

莽改定陶國曰濟平也純學於

長安因除為納言士

王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即納言也每官皆置士故曰納言士也

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

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為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

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眾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廼得見說軼曰

大王巨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遭遇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

弟稱王拔誦率也拔音步去反期音暮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

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前書陳嬰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

況沛然自足可已成功者乎公羊傳曰力沛然若有餘何休注曰沛有餘優饒貌軼奇之且巨其鉅

鹿大姓廼承制拜為騎都尉授巨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

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

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畱純邯鄲會王

郎反東觀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致下馳歸宋子與從兄訴宿植俱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世祖自

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訴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續漢書曰皆衣縑襜

綸絳衣也

老病者昆自載木自隨奉迎於育

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軍育縣名故城在冀州

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

鄴元注水經曰鄴水北有耿鄉光武封耿純為侯國

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

國多降邳鄆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

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巨

聚人者也

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純引之

徒巨恩德懷之是故士

眾樂附今邳鄆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

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

至邳世祖止傳舍邳大姓蘇公反賊開門內王郎將李暉純先覺

知將兵逆與暉戰大破斬之從平邳鄆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

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眾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

前去眾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坵營中

矢下如

士多死傷純勒部曲

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

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眾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

世祖明且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

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

族不可悉居軍中迺巨純族人耿儉為蒲吾長

蒲吾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南

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

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迺還詣懷宮

懷宮在河內縣名

帝問卿兄弟

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巨前將軍從時真

定王劉揚復造作識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為主

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

揚病癭欲巨惑眾與綿曼賊交通

綿曼縣名屬真定國故城在今恒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

建武

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

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勞慰王侯密勅純曰劉

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
傳舍揚稱病不謁曰純真定宗室之出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也遣使與純書欲相
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
弟林邑侯讓及從兄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眾強而純
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曰
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迺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
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
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為通侯
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既治武
復欲修文邪迺拜純為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
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降進擊太山濟南
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于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

未下長自殺純坐免巨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

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胄

為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為東光侯東光今滄州縣也續漢書曰六

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已更擇國上今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為東光侯也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為

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
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群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
將軍王常擊之帝曰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舊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

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
戰而還壘書復曰為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諡曰成侯

子阜嗣植後為輔威將軍封武邑侯武邑縣名屬信都今冀州縣也宿至代郡太守封

遂鄉侯訢為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

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為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莒鄉侯
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
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封盱弟騰

續漢書云封騰高亭侯也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解猶開也委佗還旅二守焉依委音於危反佗音移行貌也旅眾也還旅

謂自餽而還也二守謂任光為信都太守邳彤為和成太守也左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言光武失軍而南還依任邳以成功純植義發奉兵佐威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魏書卷二十一

後漢書二十一

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第十二

後漢書二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祐避安帝

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復陽縣名屬南

往來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巨祐為護軍

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

也日角解在光武紀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

河北常力戰陷陣續漢書曰祐至南陽賊所傷上親候視之巨為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

位拜為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夏封堵陽侯堵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音者冬

與諸將擊鄧奉於清陽祐軍敗為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

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野隨皆平之隨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隨州隨縣也延岑

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隨州穰縣也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

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隨州穰縣也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

大破之

東陽聚名在南陽

臨陣斬成延嬰

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東記曰

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

進擊黃郵降之賜

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

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

翠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

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

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

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勅祐方

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

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

轎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

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

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

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鄧筑陽三縣

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

將兵率眾多受降巨克定城邑

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

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

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

行唐今恒州縣也

十二年增邑定封侯

食邑七千三百戶東觀記曰祐自陳功薄而國大

願受南陽五百戶

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

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

去大名曰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

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

曰有舊恩數蒙賞資

東觀記曰上在長祐白蜜一石問何

二十女時嘗與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其親厚如此

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

十四年坐從兄伯為外孫陰皇

后巫蠱事免為庶人

和帝陰后吳房侯陰綱女也為巫蠱

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冲

為侯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

長安王莽時舉四科

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

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

丹曰言語為固德侯相

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朔調上谷也副

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

率耿况降復為上谷長史王郎

起丹與况共謀拒之况使丹與

奔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

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

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

後漢書

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東觀記曰上在廣阿聞

光武聊應然之猶今兩軍遙相戲弄也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谷潁陽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

為誰來乎對曰為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勉恩深郎兵迎

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緣兒音五郎兵迎

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緣賊迎擊上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

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

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即位呂議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

司馬眾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東觀記曰載議文群臣所推唯吳

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

勲謂發漁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

馬相兼也前書武帝置大司馬號乃呂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

將軍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

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臣封卿耳

謂朱貢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

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強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

從擊破五校於蕘陽聚名也解降其眾五萬人會陝賊蘇况攻破弘

農生獲郡守丹時病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瘡見上在前瘡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

加病多帝曰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

得將軍威重卧臣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續

書曰將營兵十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侯余吾縣各屬上黨故城尚卒子苞

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遂為監亭

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巨梁守狐奴令與

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

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

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曰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

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帝曰王衛之所徙史記曰衛元君自濮陽徙於野王

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彊

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

而梁輒發野王兵帝曰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曰便宜

進軍帝曰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

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曰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

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

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肥城

縣名屬大山郡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文音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西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

楚沛間拔大梁前書音義曰梁縣名或曰梁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

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

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為河

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

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眾

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旅眾也愆

過也言衆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譴談者謹誨諷諭也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

人之美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其曰梁為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阜成屬渤海

海合與州縣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

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堅將軍常從

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樂鄉屬北國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

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

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續漢書曰降其渠帥大將軍杜茂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

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為驃騎大將軍擊沛郡

拔芒芒縣名也郡國志曰後名臨睢屬沛國時西防復反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

武進攻西攻數月拔之彊奔董憲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

田晉陽廣武廣武縣名屬太原郡備胡寇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

尹由於繁繁時縣名今代州縣也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

樓煩城樓煩縣名屬鴈門郡故城在今代州縣東北峭首郭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

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眾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

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

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為尹

由所略由巨為將帥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

涼上狀皆封為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

是盧芳滅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郭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

鴈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為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

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

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

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脩縣名屬信都國也十五年坐斷兵馬廩斷猶割截也

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蘧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

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減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

封茂孫奉為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為縣吏世祖徇潁川巨成為安集

掾調守邾令邾縣名今汝州縣也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於滿陽

巨成為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

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

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應劭風俗通曰

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逮靡不窮覽故祀曰為祖神祖也

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

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

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平舒屬代郡八

年從征破隗囂呂成為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

來欵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向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郡

鳳州鳳州縣也明年大司空李通罷呂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

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中山呂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

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

陽縣前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年改為河上郡武帝分為左馮翊太原至并陘太原今并州也并陘今屬常山郡常

山今恒州縣也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侯在事五六年帝呂成

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

北方無事拜為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

擊武谿蠻賊無功武谿水在今辰州盧谿縣西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

全椒縣名今滁州縣也就國三十一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

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相帝時呂罪失國

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為益陽亭侯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眾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眾侯

崇起兵誅莽事泄隆呂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

為騎都尉謁歸謁請也謂請假歸也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

射犬呂為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

二年封亢父侯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

隆屯田武當武當今均州縣也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郡上將軍印綬十三

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巳實又戶口年紀互有

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

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

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賴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

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帝怒時顯宗為東海公

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巨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

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

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其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

皆死帝曰隆功臣特免為庶人明年復封為扶樂鄉侯巨中郎將

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蠻夷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交趾郡

有金溪穴相傳音訛謂之禁溪則徵側等所敗處也其地今岑州新昌縣也麓音廢冷音零獲其帥徵貳徵側之妹斬首千餘級降者

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長平縣屬汝南郡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為

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

養牛上樽酒十斛前書音義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樽稷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為下樽也巨列侯奉朝請三十

年定封慎侯慎縣各屬汝南郡也中元二年卒諡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衛賴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巨縣亭長迎軍拜為

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東觀記曰傅俊從上迎擊王尋等於陽關漢兵反走

還汝水上上巨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慮邪巨為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賴川收

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

祖使將賴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即位巨俊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

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

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諡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蕪湖縣名屬丹陽郡

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巨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為關內侯

蕭宗怒貶為關內侯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為

高置亭侯

堅鐔字子伋

東觀記倂作皮

潁川襄城人也為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

者因得召見臣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

搶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灑強侯

灑強縣名屬汝南郡灑音於斬反

與諸

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為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

陽故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

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

記曰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

殺傷甚眾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

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

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

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

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

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

石謂發石已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

身被

三創臣此能全其眾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臣鐔為左曹常從征

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

嗣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

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從入綠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

臣武為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為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

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臣圖躬不剋

既罷獨與武登叢臺

故趙王臺也在今潞州邯鄲城中

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

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為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

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

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曰為歡

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臣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群

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

殿鎮後也音丁殿反言兵敗而鎮其後也進至安定次小廣陽即廣平亭也在今幽州范陽縣西南武常

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平谷縣名屬漁陽郡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靡音糜世祖即位呂武為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

而還平谷縣名屬漁陽郡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靡音糜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

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

追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鄆侯鄆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鄆音俞將兵北

屯下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為揚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

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

行修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曰次對至武曰臣曰武勇可守尉言關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敢而無所隱也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

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闊達敢縱之曰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回曲也曲法以容也遠

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曰吏職故皆係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中郎將將兵擊武

陵蠻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

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置黎陽營見鄧訓傳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亶浩亶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浩音閭音門斬首六

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為羌所敗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繕州湟水縣死者千餘人羌乃率眾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鄆元水經注曰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邯亭注于河益

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郡也在今鄭州化陰縣東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

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卒子檀嗣

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

孫震為涿亭侯又方影反震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巨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風正色也具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易通卦驗曰

良是也注曰黃者火之子佐命張議者多非光武不巨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

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巨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

霸德土謂周也霸謂猶能授受惟庸動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相世先

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史記曰管仲隰朋修齊國之政齊人皆悅事之管子曰

可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為卿辭曰九軫有謀臣不若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

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屈也猶勃起亦有鬻繒屠狗輕得之徒灌嬰唯陽販

人以屠狗為或崇巨連城之賞或任巨阿衡之地樊噲封為舞陽侯灌嬰為丞

也言天下依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勢位過則君臣蕭樊且猶縲繼信

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蕭何為丞相為人請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燕

平即軍中斬噲平良呂氏執噲請長安韓信封為淮陰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彭越為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宗族刑法志曰夷三族者景其首茹其骨肉彭越韓

信皆受自茲巨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

貴為遂使繒紳道塞賢能蔽壅繒赤色也紳帶也或作摺朝有世及之私下

多抱關之怨世及謂父子相繼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其懷道

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

所加特進朝請而已鄧禹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封好時侯食邑觀其治

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巨政齊之巨刑者乎論語曰導之以政齊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若以上法純正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

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
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參任謂兼動賢而任之則群臣之心各有覬望
故難塞也若遵高祖並用功臣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
其勝否即曰事相權勝否猶可否即就
也權謂平其輕重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
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
休咎賈復傳曰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
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也其餘並優巨寬科
完其封祿莫不終曰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曰為高祖悉用蕭曹
故人前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偶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
布衣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耳相聚謀反也見高祖而郭伋亦譏南陽多
顯郭伋傳曰武以伋為并州牧帝引見伋因言選補衆
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也帝深納其言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
曰疏徵
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
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
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
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

庸勳也言將典帝績則念勳功之臣也

有來群后捷我戎軒

捷勝也謂

寇鄧之徒翼佐王烈婉孌龍次

儷景同

飛

婉孌猶親愛也龍姿謂光武也儷齊也

飛偶也言諸將齊景翬飛而舉大功也

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第十二

馬列傳第十二

後漢書二十二

竇融列傳第十三

弟子固曾孫憲玄孫章

後漢書二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

侯

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魯縣也

融高祖父宣帝時曰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

孤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

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

東擊翟義還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

曰軍功封建武男

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

女弟

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曰任俠

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

請融為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

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為波水將軍

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

賜黃金千

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曰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曰為校尉甚

重之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

祖父嘗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自

守此遺種處也遺留也可以保全不與絕滅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讓

鉅鹿圖出河西圖謀也萌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

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

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音義曰庫姓即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

張掖都尉史苞三輔決錄注苞字叔文茂陵人也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

郡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

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斗峻絕也前書曰成山斗入海不同心戮力戮并也則不

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巨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

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曰融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

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

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呂梁統為武

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守庫

鈞為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

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

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赴敵不失期聲也

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懲創也說文云又亦懲也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

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

即位而心欲東向巨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

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

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

効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

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

項羽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

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

從前書音義曰以利合為從以威勢相脅曰橫

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

佗姓趙真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佗

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

左傳曰陶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為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即其後也士會奔秦後歸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復於魏魏遷大梁都于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

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

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

自前世博物道術

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

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

陛下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識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矣

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

以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冀應符命

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

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

也著見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曰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

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

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回五

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

招之曰通貫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

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

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

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

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

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猶蒯通曰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捷

曰此言

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

一會

言時難得而易失也

欲遂立栢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

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

欲三

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曰時定

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天下未并吾與爾絕

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

秦胡亥時南海尉任

露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河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

此為七郡也效致也
流俗本作教者誤也

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呂黃金二百

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呂為

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

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

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守持一隅呂委質則易為辭呂納忠則易

為力書不足曰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曰底裏上露長

無纖介底裏皆露
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

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

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

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呂用心謹遣同產

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
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

馬席封間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
書席皆作處字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曰尉藉之

甚備尉藉解見
鬼囂傳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

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不

回回邪也承事本朝後遣伯春賢字恂
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

等所已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悁患也改

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違背
光武也委成功造難就委棄也去從議為橫

謀去從背山東也
為橫通西蜀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

呂至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
其功而立此逆謀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執局迫人兵離

散易呂輔人難呂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
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

而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若迷惑
告以東西南北然猶復迷惑矣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盧
芳也夫負虛交

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述
而輕光武也易音以歧反未見其利也融聞

智者不危眾呂舉事仁者不違義呂要功今呂小敵大於眾何如

言危眾也棄子微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稽首
拜天

子禮也禮君南嚮答陽之義臣北面答君也

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

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

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

自起兵巨來轉相攻擊城郭

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

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

於難是使積病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

之可為酸鼻

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

得宜實難

左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憂人大過巨德取怨

詩曰不以我為德反以我為讎

知且巨

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

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巨外屬圖及太史公五

宗外戚世家

景帝子十三人為上而母五人同母者為一宗故曰五宗言景帝以竇氏所生而致子孫眾多也

魏其侯列傳

竇嬰太后從兒子也

封魏其侯魏其縣屬琅邪郡

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

出生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

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巨正

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

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雖寶嬰引后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矣

長君少君

尊奉師傅

長君竇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絳灌等以兩人所出微為擇師傅長者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以富貴驕人見前書

修成

淑德施及子孫

羊豉反

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

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

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

說文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書揚雄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光照矣

非忠孝慙誠

孰能如此

說文曰慙謹也慙或作慙

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

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

相解說而結構

巨成其姦又京

師百僚不撓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

失望傳言垂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

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巨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

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

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其結盟欲發其眾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

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並音蒲浪反

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曰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

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曰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

使人刺殺張玄遂與黨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

竺曾曰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胤等曾慙而去郡融承制拜曾為武

鋒將軍更曰辛彤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

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姑臧縣名屬武威郡今涼州縣也西河舊事曰涼州

城昔匈奴故蓋城賦後人音訛名姑臧也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

駕當西臣融東下士眾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

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

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器也臣融孤弱介在其間

杜預注左傳云介猶間也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

首尾相資囂勢排逆排逆謂感迫也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

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

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

小月氏等小月氏西胡國名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

高平今原州縣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猶言儀注也是時軍旅代興諸將

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曰

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曰妹禮拜弟友為奉車都尉

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眾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

曰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四縣並屬廬江郡安豐今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今安豐縣南

杜預注左傳曰蓼在今安豐蓼音了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顯親縣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也遂曰次

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張

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金城太守庾鈞為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

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曰兄弟並

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

右手耳韓信云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耳見前書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

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

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

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

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己非舊

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曰

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

誠金遷安上之曾孫安上日禪弟倫之子遷哀帝時為尚書令見前書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

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已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

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已連城廣土享

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

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

日者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

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曰三公參職不

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

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

骸骨說苑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

遣中常侍中謁者即其卧内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

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疆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尚

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巨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竇氏一

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皆相與並時

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巨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

為比永平二年林巨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

巨竇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為丞相融惶恐乞骸骨詔

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

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

巨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

侯劉野去婦因巨女妻之五年野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

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

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諡曰戴侯賻送甚厚

帝巨穆不能修尚不能修整而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

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執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

本郡唯勲巨泚陽主壻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

死平陵獄勲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

家舍十四年封勲弟嘉為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為

少府及勲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

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巨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拔音步末反拔卒也巨投天際

投會天遂蟬蛻王侯之尊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

趣執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

又何智也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

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孟孫少巨尚公主為黃門侍郎續漢書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好覽書傳喜兵

法貴顯用事中心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

羽林士續漢志曰宣帝命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

下又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巨固明習邊事固舊隨融在河西曉

知邊事也十五年冬拜為奉車都尉續漢志曰比二千石掌御乘輿詔者僕射耿秉為駙馬都尉秦彭為副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

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按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

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居延塞在今甘肅張掖縣東北又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

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高闕山名在朔方北

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

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北

乘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匈奴中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

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

張皆去符傳巨屬固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固之節度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

具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東觀記曰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輒為

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為大鴻臚帝曰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

建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為光祿勳明

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諡曰文侯子彪至

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

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

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執

遂曰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

出過園指曰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反喝音一介反或作鳴音烏故反後發覺帝

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

愈猶差也趙高解見靈帝紀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

相糾察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後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與之子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切切猶勤

也猶曰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

如孤雛腐鼠耳鳥子生而啄者曰雛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使曰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曰重任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憲曰侍中內幹機密幹主也或曰古管字也出宣誥命肅宗遺詔曰篤為虎賁中

郎將篤弟景環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曰前太尉

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隨猶順從也故尊崇之曰為太傅令

百官總已曰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

騎校尉相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

所曰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音詵解反眦音仕解反

廣雅睚裂也或謂裂眦瞋目貌史記曰范睢睚眦之怨必報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勲獄憲遂令

客斬紆子曰首祭勲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升孫章之子來弔國憂

章帝崩也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

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

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屯衛之中也兵衛之所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

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

求擊匈奴曰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

綬官屬依司空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今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也曰執金吾耿秉為副發

北軍五校漢有南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臨立營見續漢志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

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塞明年

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

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車于名也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

鴻鄧禹少子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柘陽塞柘陽在

原郡柘音固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

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為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也精騎萬餘與北單

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

比鞬海匈奴中海名也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

頭橐駝音託於是温犢須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鞬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

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

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

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登升也翼輔也納于大麓惟清緝

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錄也納之使大錄萬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

於朔方左傳曰小有述職大有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鷹揚鷹揚如鷹之飛

尚父時惟鷹揚螭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熊如羆如豺如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

羗侯王君長之群驍騎二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輕武言疾也長轂兵車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輜車也稱雲言多也勒曰八陣莅曰威神兵法有八

陣陣圖玄甲耀日朱旗絳天玄甲鐵甲也前書曰發屬國之玄甲也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

大漠沙土曰漠直度曰絕斬温禺呂釁鼓血尸逐曰淩鏑温禺戶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鏑刃也然

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城滅區單反旆

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

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四校四面之校橫徂橫行也星流彗埽言疾也安侯水名冒頓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收秦所奪

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上曰摠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

下曰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高帝被冒頓單于圍於平城七日

自征太后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霆之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恢大也

後漢二十三
其辭曰
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鑠王師兮征荒裔
鑠美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勦凶虐兮截海外
勦絕戡整齊也詩云相土裂裂海外有截

其邈兮巨地界
也巨竟也 封神丘兮建隆碣
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碣碣也協韻音其側反

帝載兮振萬世
興廣也載事也書曰奮庸熙帝之載 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

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

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曰詔賜單

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
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

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甘泉宮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也 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

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曰單

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

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

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

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
續漢志太尉長史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二人也

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

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

太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

舍人
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也 是時篤為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

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

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
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 其封憲冠

軍侯邑二萬戶篤郎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

封遂將兵出鎮涼州曰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北單于曰

漢還侍弟復遣車詣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

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為

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曰北虜微弱遂欲滅

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眾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巨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曰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壽樂恢並曰忤意相繼自殺壽鄧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

漢法三公得舉吏

見禮依三公景為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

雖俱驕縱而景為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執侵陵小人

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

說文曰緹帛川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為緹橫也

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

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曰特進就

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為魏郡遷潁川太守竇氏父子元

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為城門校尉霸弟褒將作大匠褒

弟嘉少府其為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

四年封鄧疊為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

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

太后居長樂宮故

皆相交結元舉並出

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

侍鄭眾定議誅之巨憲在外慮其懼禍為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

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

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

磊橫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

封為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曰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

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巨憲為官

者皆免歸本郡瓌巨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

稟給也假貧人非

侯家之法故坐焉

徙封羅侯不得出吏人

羅縣屬長沙郡在今岳州湘陰縣東北

初竇后之譖梁氏憲

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

棠及兄雍雍弟翟並梁竦子也

徙九真還路由長沙

通環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眾連年巨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得

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巨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

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

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

巨降其實也降損也是巨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歸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二三子謂

衛霍及憲也皆綠椒房帷幄之恩耳當青病奴疾之時衛青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見之曰貴人官至

寶將軍念咎之日謂太后問之南宮欲誅之日也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吳志諸葛瑾曰失旦之雞

復思一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信矣巨此言之士有懷琬琰巨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琬琰美玉也楚詞曰懷琬琰以

為心支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集與寶伯向書曰孟陵奴來

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

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州縣東居貧蓬戶蔬食莊子原憲編蓬為戶論語顏回飯蔬食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

輟太僕鄧康鄧珍之子禹之孫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巨此益重焉

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為守臧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

年十二能屬文巨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擢章

為羽林郎將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侍從也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

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章推心待之

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為

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

...

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惘惘安豐亦稱才雄楚辭曰惘惘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純一也亦猶實也提契河右奉圖歸忠

奉圖者謂既奉外戚圖乃歸于漢也孟孫明邊伐北開西叶韻音先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

庭鏤石燕然笳胡樂也老子作之雖則折鼎王靈曰宜鼎三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



竇融列傳第十三

藝文志

後漢書二十三

